

谁之危机？

——对古代西南亚历史范型的再思考*

[澳大利亚]罗兰·博尔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从公元前第四个千禧年到第一个千禧年与古西南亚(古代近东)相关的经济问题,重点关注危机和灭亡问题。历史记录所呈现的大都是一个王国或帝国之崛起和灭亡的故事,把中间时期描述为“混乱”。然而,我们需要提出这个问题:从谁的角度来说是危机和灭亡?对于小的统治阶级而言,这确实是危机,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已经走到尽头;但是,对于宫廷庄园的农民和劳动者而言,这并非危机,相反,却可以让他们从剥削中得到解脱,并提供相对的稳定。旨在发展这一论点,文章提出了由乡村农民和统治阶级庄园所采纳的不同的经济方法—管理方式,即生存—存活模式和宫廷庄园模式。

关键词:古西南亚;经济学;危机;生存—存活;宫廷庄园

* 本篇论文由原作者罗兰·博尔先生授权译成汉语,发表于本刊。

Crisis for Whom?

——Reconsidering Historical Models of Ancient Southwest Asia

Roland BOER[AUS]

Trans. by HE Guij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economic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ancient Southwest Asia (the ancient Near East) from the fourth to the first millennia BCE. It focuses on the issue of crisis and collapse. Most histories present a story of the rise and collapse of kingdoms and empires, with the intervening period described as “chaos”. However, we need to ask: from whose perspective was is crisis and collap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mall ruling classes, it was a crisis, since their power and wealth had come to an end.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asants and laborers on royal estates, it was a not a crisis. Instead, it was a welcome relief from exploitation and provided relative stability. In order to develop this argument,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different economic methods (regimes) followed by village-based peasants and by the ruling class estates. These are subsistence-survival and palatine estates.

Key words: ancient Southwest Asia; economics; crisis; subsistence-survival; palatine estates

自希罗多德(Herodotus)以降,研究古代西南亚的学者依据一系列荧光和黑暗以及众帝国的崛起和灭亡^①来理解其历史。专制君主们一个个地曾

① 两个最近的案例有 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2 ed. Oxford: Blackwell, 2007; Norman Yoffee,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此研究路径坚持约菲的新进化论方法,试图从普通人视角描述国家的兴起与灭亡。

经试图延伸其势力，如阴茎般渗入其邻国并射出精液以求对其形成控制，结果却发现一时的热血沸腾终究会逝去。一个帝国的灭亡与另一个帝国的崛起之间的时期因而被视为“危机”时代。略举数例：苏美尔扩张，经历了从乌鲁克革命到构思缜密且超凡绝伦的组织成就——“苏美尔—阿卡德王国”（乌尔第三王朝）——的过渡，最终由于一系列原因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解体。后来，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一个“黑暗时代”在古西南亚降临，再后来，在公元前第二个千禧年结束之际又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赫人的些许成就即在此时崩溃。大约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同时，克里特岛的迈锡尼文明亦经历了同样的厄运。到公元前第一个千禧年为止，便轮到新亚述人、新巴比伦人，然后是波斯人，他们以极其惊人的速度盛衰沉浮。通常学者们用一个简单的时间轴来描述这些国家的更迭：

乌鲁克	阿卡德	乌尔第三王朝， 古亚述和古巴比伦	新亚述、新巴比伦、 波斯(以色列)①	
4000	3000	2000	1000	0

然而，关于此种方法，需对两个假设提出异议：稳定是常态，衰落或危机是例外；危机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灾难，无论他是君王还是农夫，统治阶级还是劳动人民。这两个假设彼此关联，第一个在逻辑上先于第二个，因此，我将依次对它们提出质疑。

① 我在此处加入以色列，原因在于它既是我以往专研的领域之一，又是我众多后续研究的重心。括号以速记法表明，在更为广阔背景下，以色列在历史的舞台上姗姗来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均处于南累范特(Levant)非常边缘的区域。Igor M. Diakonoff, “Main Features of the Economy in the Monarchies of Ancient Western Asia”, in *Troisième 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économique: The Ancient Empires and the Economy*. Ed. Moses I. Finley. Paris: Mouton, 1969, 29; John David Hawkins, “The Neo-Hittite States in Syria and Anatolia”,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Ed. John Boardman, et al., vol. 3: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425; Mario Liverani, *Israel'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srael*. Trans. Chiara Peri and Philip Davies. London: Equinox, 2005, 6, 9—10; Ianir Milevski, *Early Bronze Age Goods Exchange in the Southern Levant: A Marxist Perspective*. London: Equinox, 2011, 27.

“危机”之常态

社会有机体的产生与消亡,伟大政治实体的形成与瓦解,处于历史边缘的人们侵入历史进程的中心地带,不能视之为偏离常规或反常事物。对于古代东方的社会群体而言,所有这一切都是常态,是准则。^①

危机乃是古西南亚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常态,而非一种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成为异常现象的特权乃归于稳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时期成为反常事物或例外。在这些时期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来稳定危机以获得某种连续性。由于大量可用于评估那些时期的材料都来自统治阶级,因此这一观点基本是理论上的。按照惯例,统治阶级认为他们的观点就是所有人的观点,因而其特殊的处境得以普世化。

关于危机常规状态这一观点的明确表述出自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

首先,我们认为社会以及社会内部的经济活动是一个社会关系的网络。换言之,我们并不是说社会个体经常相互联系、从事交换活动,而是我们认为交换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关系。

第二个主要论点认为,这些社会关系彼此互相矛盾,因此,生活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并非易事……倘若社会关系以这种方式互相对立,通常的状况应该是危机。换句话说,危机是常态、自然状态,非危机反而是一个偶发事件。^②

① Iu. I. Semenov, "The Theory of Socioeconomic Systems and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 16, no. 1 (1977): 21.

② Alain Lipietz, "The Regulation School: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Lipietz" (2003), <http://lipietz.net/spip.php?article750>. 利比茨是法国调节学派杰出的经济学家。我在此处的任务不是研究该学派的内部工作及其独特见解,而是考察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eds., *Ré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95]; Bob Jessop and Ngai-Ling Sum,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6, 13—57.

首先,社会关系是根本,更准确地说,是决定性事物。比如,人们谈论交换,但却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此论争的界限(回到波兰尼^①)在于,即使在资本主义时期,纯粹以市场为导向的关系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前资本主义经济了:“所有社会关系构成了经济活动世界的框架。”^②或者正如博伊尔(Boyer)和塞拉德(Saillard)所言,一个化约为纯粹经济理性的个体(臭名昭著的理性经济人)根本不可能行使哪怕是最简单的职能,相反,我们的经济措施“产生于对社会联系的建构和维护”^③。也就是说,结构形式和经济实践不可避免地“嵌入”特定的机构和文化假设之中,这些机构和文化假设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改变,而且甚至拥有其自身的社会动态。^④因此,诸如自主市场这类按照其自身的某种生命轨迹运行,国家政府不定期地予以“干预”的事物在资本主义是不存在的。更有甚者,正如波兰尼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派生辩论所指出的,在古代根本不存在某些以市场为导向的交换形式,以及某些“嵌入”的交换形式,因为纯粹的市场关系压根儿不存在。

第二点更为有趣,所有经济体制都关注危机管理吗?就古西南亚而言,

-
- ①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The Place of Economies in Societies”, in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Ed. Karl Polanyi, Conrad M. Arensberg, and Harry W. Pears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57.
- ② Lipietz, “The Regulation School: An Interview with Alain Lipietz”. 亦参见 Jessop and Sum, *Beyond the Regulation Approach: Putting Capitalist Economies in their Place*, 6—8. 至于研究提出类似观点的圣经经济学,参见 Ronald Simkins, “Patronag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cient Israel”, *Semeia* 87(1999): 123—124. 而研究古西南亚,参见 Michael Jursa, “Debts and Indebtedness in the Neo-Babylonian Period: Evidence from Institutional Archives”, in *Debt and Economic Renew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s. Michael Hudson and Marc van de Mieroop. Bethesda: CDL, 2002, 203.
- ③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A Summary of *Régulation Theory*”, in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95], 44.
- ④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它与制度经济学的关系。参见 Maurice Baslé, “Acknowledged and Unacknowledged Institutional Antecedents of *Régulation Theory*”, in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Eds.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95]; Marie-Claire Villeval, “*Régulation Theory* Among Theories of Institutions”, *ibid.*, 291—298.

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尤其是在其漫长的历史中,“大帝国”与“小帝国”极其频繁地瓦解与崛起。^①而且,那些没有任何明显集中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漫长时期显然就是“危机”。研究者常常是从政治角度来对这些帝国的衰落和危机做出分析,而对于它们的经济动态却未给予相对充分的关注;或者可以归结于外部原因,如掠夺成性的山地部落、土壤盐碱化等等。我认为这些危机的原因和表现形式主要是经济因素,鉴于此,甄别四种不同类型的危机具有重要意义。这四种危机分别是:外源性危机、内源性危机、结构性危机和终极危机。^②

第一种类型源于外部的冲击和压力。那些把经济均衡视为规范的人认为,所有危机都是外源性危机,且破坏了体制的平静与稳定。相比之下,倘若该体制重视危机管理,那么外源性危机不管其多么严重,都不会独自对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构成威胁。仅仅是在深层结构危机(第三种类型)的情况下,外源性危机才会导致问题的产生。当一个体制自身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气候变化(降雨及气温类型)、外来侵略(尤其是来自“游牧”民族及“部落”族群),或者那些广受欢迎的居于累范特(Levant)及其它地区的哈比鲁人则取得了成功。

第二,内源性危机或内部危机以周期循环的形式呈现。由于它们极其普遍并在应付经济体制极端条件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本身并不具有威胁性。关于这一点,最好的例子是古西南亚零星间歇地改善部分债务的实践,这些实践通常是在新君主上台时对周期性危机做出的回应,欲维持该体制,那些周期性危机必须得到控制。此类实践通常在新的专制君主统治

① 我追随利维拉尼使用这些术语,因为它们为古代文本本身所使用。Liverani, *Israel'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srael*, 7。

② Boyer and Saillard, “A Summary of *Régulation Theory*”, 41—42; Frédéric Lordon, “Formalising Regulationist Dynamics and Crises”, in *Regulation Theory: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Robert Boyer and Yves Saillard, 174—180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95]); Robert Boyer,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rans. Craig Charn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48—60.

伊始就被推行，不是试图去废除债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债务，或者把那些深陷债务之中的劳工从一种依赖类型转变到另一种。^①

第三种为结构性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使体制上升到统治地位并由社会决定的内部张力现在则具有使之分崩离析的威胁。由于其内部的动态变化，该体制无法再恢复原样，因此需要彻底重组。关于这种转变，最显著的例子发生于公元前第一个千禧年之交，为了对付先前那些棘手的紧张局势，新的经济体制在古西南亚兴起。公元前第二个千禧年晚期出现了历时数个世纪的经济危机，在此之前，基本经济矛盾存在于宫廷庄园与乡村公社的农业劳动力之间。^②庄园的主要目的是为“少数派”提供“商品”^③，也就是说，为那些非领薪受雇者——牧师、君主及终身晚宴嘉宾——提供食物、酒水和纺织品。庄园因此建在寺庙附近，其次是统治中心区域，由官员或任期内的庄园主直接管理，其中的劳动者（被强迫服从劳役、缴纳战利品及债务者）要签订终身契约或临时契约。因为经常缺乏劳动力，庄园一直试图从乡村公社吸引更多的劳动者，却对后者的持续生存能力关注甚少。宫廷庄园制度长期处于危机状态的内在张力及其根源在于：乡村公社使用一种经过反复试用和检验的生存—存活（subsistence-survival）农业模式，那种模式的推广实行对土地最佳而非最大程度的使用，以及多样化经营，将小的盈余储备为

① 参见 Johannes M. Renger, "Royal Edicts of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 Structural Background", in *Debt and Economic Renew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s. Michael Hudson and Marc van de Mieroop. Bethesda: CDL, 2002, 145。倘若人们过于依赖地主—高利贷者，则他们便回到依赖宫廷的状态；倘若他们过分依赖宫廷官员，又回归到对寺庙的依赖。因此我认为，该法典通常局限于某些类型的债务，特别是跟劳动力有关的债务，那些债务或者聚焦于某个特定目标，如地主—高利贷者，抑或甚至是贪婪的宫廷官员。原因在于债务奴隶制的模式倾向于把劳动者锁定在某些契约劳工类型中，从而让他们无法获得其他类型，尤其是国家建设项目或播种与收获等时刻所需的农奴制度（*corvée*）。

② 我的这个观点是从那些非常重要但却遭受冷落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Igor M. Diakonoff, "The Structure of Near Eastern Society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 *Oikumene* 3 (1982)；Igor M. Diakonoff, *The Paths of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1—55。

③ Diakonoff, *The Paths of History*, 36.

荒年所用,注重少量需求而非较多要求。那些乡村公社时而会受到专制君主摇摆不定的影响,时而则不会。但是,统治阶级基本上不愿意扶持那些乡村公社,不仅是因为断断续续的税收数额有限,还因为庄园极其需要那些公社的劳动力,以致宫廷庄园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从那些公社中抽取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显然,由于这种体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宫廷体制的定期瓦解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种结构不稳定性最终还是过了头,第二个千禧年晚期的长期危机则是宫廷庄园统治结束的标志。^①当新势力在第一个千禧年崛起的时候,他们开始推行一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制度,这种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纳贡和交换,我在此无法对那种形式进行详细叙述,但足以指出纳贡与交换之间关系密切,以一种相对而言更为有效的方式满足了统治阶级与其跟班以及实施那种体制所需要的较大军队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可能激活了新亚述、新巴比伦及波斯等大帝国,但是其自身结构的不稳定性却通过它们的迅速灭亡而体现出来。

最后,当整个经济结构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当在现有范围内没有新的形式可以建构的时候,这种类型的危机仅仅是生产模式危机的预热。生产模式危机通常旷日持久且来势凶猛,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导致根本性的结构重组。在古代,这种过渡到新兴生产模式的时刻,即为从宫廷庄园及纳贡—交换的经济制度(我曾在别处称之为神圣经济)转换为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模式。

谁之危机?

乡村生活的兴旺是因其与民族国家这一广阔的世界相对隔绝,实

^① Mario Liverani, "The Collapse of the Near Eastern Regional System at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The Case of Syria", in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Ancient World*. Eds. Michael J. Rowlands, Mogens Trolle Larsen, and Kristian Kristians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66—73.

际上是与一般的城市生活隔绝。^①

我已经特别强调了危机的规范性，并对古西南亚经济危机的类型做了概述。但是，关键的问题仍然存在：谁之危机？我将从与其相关的“灭亡”范畴的角度来找出答案。在统治阶级看来，小帝国或大帝国权力的结束实际上就是灭亡，随后的阶段即为长期的危机时代。^②财富的来源被消除，宫殿和寺庙被毁坏，庄园制度或纳贡及交换模式被废除，权力丧失。在这种背景下，考古记录开始显示“危机建筑”“终结仪式”“灾难盛宴”的迹象，极度绝望的统治者用尽他们最后的储备来安抚狂怒的诸神。^③有时，失去产业的精英人士的确创造了杰出的作品——《希伯来圣经》所收集的文本就是一个极好的案例。

然而，从乡村公社、自给自足的庄园劳动者、具有社会决定性的部落家庭的角度来看，“灭亡”实际上意味着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榨取和剥削中获得解脱，这是一种受祝福的解脱。^④人们几乎不会指望农民、体力劳动者以及普通民众在一旁闲着，等待这种令人极其渴望的灭亡发生。从哈比鲁人一直

① Douglas A. Knight,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Library of Ancient Israel.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11, 117.

② 与公元前 1200 年左右的“灭亡事件”相关的这种观点，具体案例参见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191—206; Yoffee, *Myths of the Archaic State: Evolution of the Earliest Cities, States, and Civilizations*, 131—160.

③ 例如，参见对青铜时代晚期夏琐的研究，当时恰恰在遗址被废弃及其最终被毁坏之前出现了这些特征。Nimrod Marom and Sharon Zuckerman, “Applying On - Site Analysis of Faunal Assemblages from Domestic Contexts: A Case Study from the Lower City of Hazor”, in *Household Archaeology in Ancient Israel and Beyond*. Eds. Assaf Yasur - Landau, Jennie R. Ebeling, and Laura B. Mazow. Leiden; Brill, 2011, 51—53.

④ 进一步讨论参见 Gale A. Yee, “Recovering Marginalized Groups in Ancient Israel: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in *To Break Every Yoke: Essays in Honor of Marvin L. Chaney*. Eds. Robert B. Coote and Norman K. Gottwald.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2007, 13—15. 有关更普遍的农民运动，参见 Eric R. Wolf, *Peasants*.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 Hall, 1965, 106—109; James C.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到城镇内部的被剥削阶级毁坏城镇的考古信号显示,他们都是极其热衷于加速灭亡。^①事实上,根据《阿玛尔纳书信》,哈比鲁人变得空前强大,威胁着各城,阅读此类材料让人心备感温暖。^②正如芮哈达(Rib-Hadda)在面对叛乱时所言,“我害怕农民阶级把我打倒”^③。半游牧的牧民也准备好加入其中,因为纵观美索不达米亚历史,“倘若集权国家的权力较为脆弱”,他们每年的通常是“和平的”迁徙“便可能转换为攻击性行动”。^④结果令人快心遂意:年轻的男女们无须继续在宫廷庄园定期或长期劳动;那些令人厌恶的商人—税吏—高利贷者不再指使暴徒去抢夺债奴,或牲畜,或女孩子来做性奴;寺庙和宫殿不再侵吞生存—存活所需的食物。我认为圣经中有关巴别塔(创11)以及所多玛与蛾摩拉(创18—19)的叙事,就以其独特的方式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还有《撒母耳记上》第8章、《士师记》9:8—15有关荆棘丛的比喻、《列王纪上、下》有关以色列及犹大诸王之挫败以及最终遭到惩罚的长篇叙述,以及《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所记载的“那地的人民”,连同

① 有关青铜时代晚期夏琐的这些考古材料,尤其是针对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和现实而烧毁位于山下城市及“卫城”的纪念性建筑物,具体案例参见 Marom and Zuckerman, “Applying On-Site Analysis of Faunal Assemblages from Domestic Contexts: A Case Study from the Lower City of Hazor”, 51—53。

② 参见 EA 67—138, 144, 148, 179, 185—186, 189, 195, 197, 207, 215, 243, 246, 254, 271—274, 286—290, 298—299, 305, 307, 313, 318, 366。Willia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7—223, 230—231, 235, 262, 265—268, 269—270, 273, 274—275, 280, 283—284, 297—298, 300, 307—308, 317—319, 326—334, 340—341, 343, 345, 346—347, 349, 364。

③ EA 77.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148。

④ Nelly V. Kozyreva, “The Old Babylonian Period of Mesopotamian History”, in *Early Antiquity*. Eds. Igor M. Diakonoff and Philip L. Kohl, 98—12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99。当然,当这些半游牧的牧民在一个地区定居下来,并且参与当地统治者的让位事件时,此事因为内部矛盾而变得复杂起来。他们偶尔会建立自己的国家,结果却变得近乎暴虐,部分复制了被粉碎的制度。因此,在第二个千禧年早期乌尔第三王朝灭亡以后,哈纳特人定居在特卡城,雅姆特把拉部落定居在拉尔萨,阿姆纳努部落定居在巴比伦。早些时候,在第三个千禧年晚期,曲提人在除去阿卡德的萨贡尼兹之后的做法与此大致相同。

无数其他群体反抗随着被流放者的回归而强制实施的掠夺性帝国政权。^①这些均表明在那段时期，有关贷款、债务、与贷款绑定的义务劳动的各种记录已消失殆尽。^②这并非因为某些缺乏文明的“黑暗时代”，确切地说，是因为农民的全面反抗：那些迫切盼望其君主灭亡的人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撕毁（或在此语境中的破坏）贷款材料。这些时期，不仅仅是农村化及乡村扩展（如在公元前 1200 年到前 1000 年间，累范特南部乡村的数量增长了八倍）的时期，或城市及其政治权力衰退的时期，^③也是革新的时期：例如，公元前十六世纪“黑暗时代”马和马车的使用，或第二个千禧年末炼铁技术的传播。

可以用两个例子来阐释这些迥然有别的阶级视角。其一来自于《伊拉史诗》(the *Erra Epic*) 的哀歌，《伊拉史诗》是古巴比伦的经典史诗，描述了公元前 1200 年以来的事件。我认为，不应把它作为一首有关普通琐事及灭亡的哀歌来阅读，而应特别视之为一首有关无处藏身的统治阶级的哀歌，与圣经书卷《耶利米哀歌》十分相似：

没有死于战争的人，将死于疾病

没有死于疾病的人，将为其仇敌所掳

没有为仇敌所掳的人，将受盗匪击打

① 有关《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中反抗的阶级维度，参见 Roland Boer, “No Road: On the Absence of Feminist Criticism of Ezra-Nehemiah”, in *Her Master's Tools: Feminist and Postcolonial Engagements of Historical-Critical Discourse*. Eds. Vander Stichele Caroline and Todd Penner,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5, 233—252.

② Marc van de Mieroop, “A History of Near Eastern Debt?”, in *Debt and Economic Renewal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s. Michael Hudson and Marc van de Mieroop. Bethesda: CDL, 2002, 81.

③ Knight,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118—119, 159—160; Israel Finkelstein, “The Emergence of Israel: A Phase in the Cyclic History of Canaan in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CE”, in *From Nomadism to Monarchy: Archaeology and Historical Aspects of Early Israel*. Eds. Israel Finkelstein and Nadav Na'aman Washington: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4, 150—178.

没有受盗匪击打的人,将被王的武器征服
没有被王的武器征服的人,将被王子击杀
没有被王子击杀的人,风暴之神将冲洗之
没有被风暴之神卷走的人,太阳之神将带走之
存留于乡间的人,将被风席卷而去
进入其屋宇的人,鬼怪将攻击之
攀爬到高处的人,将死于饥渴
下到低洼之地的人,将死于沼泽
你既毁坏了高处又摧残了低地!^①

有关对“危机”的不同看法的第二个例子,见于对这一经文的阐释,即《士师记》17章6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文本的背景表明其主要编辑框架是否定性的:一个叫米迦的人替他母亲找回了银子,他把其中一部分拿去请银匠铸一个“像”(pesel)。他把此像安置在自家的神堂内,又制造了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的一个儿子作祭司。后来,他邀请一个路过的利未人作祭司,结果那个利未人却加入一大群但支派的掠夺者,他们抢走了铸成的像,以及与神堂相关的物件。如果我们以第二条诫命对于拜偶像的禁忌,以及随后各种各样所谓“不服从律法”的案例为先决条件,则这个故事似乎是消极的,借助作为统治阶级下属的经文抄写员之笔,表达了统治阶级对混乱和危机的关注。

相反,这句经文亦可解读为倡导自由。正如大卫·乔布林(David Jobling)曾经指出的,“没有王”(亦参见士18:1;19:1;21:25;王上22:17;代下18:16)以及“各人任意而行”的陈述几乎是一种乌托邦形象,宣称并希冀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一些小有权势的人不再试图压榨农民。我认为这句经文很适合此类人的看法,即他们都十分喜悦看到危机,与各式君主

^① Mieroop, *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ca. 3000—323 BC*, 199. 比较 Amos 5:19。

及其下流依附者的灭亡。事实上,《士师记》的这句经文回应了一位哈比鲁领袖——阿布迪 - 阿瑟塔(‘Abdi - Aširta)——的号召:

让我们把市长从这个国家赶出去,使整个国家归附哈比鲁人,……那么(我们的)儿女就会永葆太平。假如有王出现,整个国家都会反对他,其奈我何?①

就此而论,在我提出危机是常态而经济“稳定”是例外的时候,我仍在用这些人的语词,他们是:统治阶级,以及留下大多数记录并认为世界离开他们将会灭亡的人。诚然,我离这个设想尚有一步之遥,即稳定是常态而危机是例外,但是,我还不够深入。最后一个步骤要求更为实质性的逆转,其中危机实际上演变为稳定,不平衡发展为平衡,反之亦然。②

于是,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危机”——无论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禧年、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及十五世纪早期的“黑暗时代”,还是在第一个千禧年之交——实际上是最稳定的时期,因为那时劳动力、土地及产品的分配与再分配形式占主导地位,那时优选的神圣模式脱颖而出,那时生存—存活尚未那么受到威胁,那时亲属一家庭可以重点关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非应对持

① EA 74.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143. 亦参见 Igor M. Diakonoff, “Syria, Phoenicia, and Palestine in the Third and Second Millennia B. C. ”, in *Early Antiquity*. Eds. Igor M. Diakonoff and Philip L. Koh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95; Liverani, *Israel’s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srael*, 27—28.

② 这种阶级视角的矛盾也呈现于考古学家对关键时期遗留物质的诠释之中。例如,在青铜时代晚期的“衰落”时期,有人在衡量财富的指标及艺能中看到了“贫困”加剧的证据;相反,有人却发现了大量财富及艺能的迹象。当然,此处回避的问题很多,他们代表哪些阶级发言?他们表达的是谁的观点?极度富裕同极度贫困之间的张力难道不是过度剥削的标志吗?参见 Nava Panitz-Cohen, “A Tale of Two Houses: The Role of Pottery in Reconstructing Household Wealth and Composition”, in *Household Archaeology in Ancient Israel and Beyond*. Eds. Assaf Yasur-Landau, Jennie R. Ebeling, and Laura B. Mazow. Leiden: Brill, 2011, 99.

续不断的外部威胁。^①这确实是一场革命——一场伴随着公元前第一个千禧年而发生的从宫廷制度到掠夺性帝国政权的革命——但并非以通常所理解的方式。^②相反,那场革命是基于经过检验的生存—存活的经济管理方式,一场在目前可以被称为于稳定时期内回归其自身的恰如其分的“革”命。由于寺庙、宫殿或掠夺军队不再僭用边际盈余,以及生存—存活的基本所需,它们可以用于其主要用途:在一两个歉收年补给某一社群。习惯法及亲属一家庭的种种期望无须再同雄心壮志的君王的成文法律进行竞争。最重要的是,在山上的寺庙成为一片废墟之际,因为崇拜角落的存在,小鬼、精灵、魔鬼不可避免地在场,神圣的亲密实践再次占据主导地位。换句话说,乡村公社的农村生活乃是组织反抗的主要形式,对此权力机构需要不断予以回应,尤其是使用帝国的军队。^③

结束语:稳定之缘由

第一点是:乡村公社仍然作为经济(和政治)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而存在。^④

-
- ① 这种重新估价隐含于戴蒙德对由精英统治阶级控制的经济体制“灭亡”的巨大潜力的描述之中:“一连串的好年头,有充足的降雨及足够浅的地下水,可能会导致人口的增加,反过来会让社群变得愈益复杂,互相依赖,本地无法继续自给自足。这样的社群在经历一连串的灾年之后无法继续应付且重建自我,而先前那个人口较少,互相依存程度较低,且更加自给自足的社群则可以应付自如。”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Viking, 2005, 143。
- ② Mario Liverani, “Land Tenure and Inheritance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alace’ and ‘Family’ Sectors”, in *Land Tenure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Eds. T. Khalidi. Beirut: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1984, 34.
- ③ Igor M. Diakonoff, “The Rural Communit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8, no. 2 (1975): 123; Knight,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120. 旷野漂流过程中“发怨言”的故事可以表达出类似的组织反抗(《民数记》11—12, 16, 20, 等等)。
- ④ Mario Liverani, “Communautés de village et palais royal dans la Syrie du II^e millénair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no. 18 (1975): 163—164.

尽管如此,在这条提议被误读为某些原初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地方公社生活的倡导之前,我将更为系统地指出在这种常常被称为“危机”的时期稳定局面形成的缘由,并以此来结束这篇文章。我曾间或提到一种生存—存活的经济管理方式,每当有大或小帝国灭亡,以及过一段时间另有新的国家崛起的时候,这种经济管理方式便会回归到其优选的运行模式。但是,我将把前文提到的各种线索聚拢于一处,并大致勾勒出这种经济管理方式的模样。

生存—复兴以乡村公社为基地,采用了各种各样动物饲养(绵羊与山羊的比率为2:1)及农作物种植的机制。^①首先,这些方法由社会所决定,其制约者包括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学者所谓的大家族公社或乡村公社,^②以及西方学者所谓的牧沙农业(musha' farming)。^③它指定了一种通往生存农业的极

① Aharon Sasson, *Animal Husbandry in Ancient Israel: A Zoo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 on Livestock Exploitation, Herd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London: Equinox, 2010; Mette Marie Hald, *A Thousand Years of Farming: Late Chalcolithic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t Tell Brak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Oxford: Archaeo Press, 2008, 44—121; Frank Hole, “Middle Khabur Settlement and Agriculture in the Ninevite 5 Period”, *Bulletin of the Canadian Society for Mesopotamian Studies* 21 (1991).

② Igor M. Diakonoff, “The Commune in the Ancient East as Treated in the Works of Soviet Researchers”, in *Introduction to Soviet Ethnography, Volume II*. Eds. Stephen P. Dunn and Ethel Dunn. Berkeley: Highgate Roa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Station, 1974, 519—548; Diakonoff, “The Rural Communit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Diakonoff, “The Structure of Near Eastern Society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Second Millennium B. C.”, 35; Diakonoff, “General Outline of the First Period of the History of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Problem of the Ways of Development”, 34—35; Ninel B. Jankowska, “Extended Family Commune and Civil Self-Government in the Fifteenth-Fourteenth Century B. C.”, in *Ancient Mesopotamia: Socio-Economic History. A Collection of Studies by Soviet Scholars*. Ed. Igor M. Diakonoff. Moscow: “Nauka” Publishing House, 1969, 235—252; Ninel B. Jankowska, “Asshur, Mitanni, and Arrapkhe”, in *Early Antiquity*. Eds. Igor M. Diakonoff and Philip L. Koh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53; Roger P. Bartlett ed., *Land Commune and Peasant Community in Russia: Communal Forms in Imperial and Early Soviet Socie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90.

③ Tony Wilkinson, *Archaeological Landscapes of the Near East*.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03; Tony Wilkinson, “The Tell: Social Archaeology and Territorial Space”, in *Development of Pre-State Communiti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Eds. Dianne Bolger and Louise C. Maguire. Oxford: Oxbow, 2010, 55—62; Philippe Guillaume, *Land, Credit and Crisis: Agrarian Finance in the Hebrew Bible*. Sheffield: Equinox, 2012, 28—42.

其持续的途径,主要是因为它经过反复的测试和检验。通常,农民生活在村落群中,一个村落群的人口为七十五至一百五十人,相当于一个部落,尽管也有一些小的聚居地人口不到七十五人。^①农民们由此处前往田地里劳动,对于这种聚居地及其道路的考古调查已经证实这一点。^②但是,这些田地并非农民的永久性财产,事实上,任何家庭都没有分到整块的土地进行耕作。在圣经中,这就是《创世记》33:19—20;《路得记》4:3;《撒母耳记下》14:30—31;《历代志下》9:21,25;《耶利米书》12:10及《阿摩司书》4:7提到的 *the helqat haššādeh* (那块地),它们是测量结果的社会单位而非私有土地的确切界限。那些土地通常很狭长(长达一公里,或是在诸如犹太人的高地地区沿着梯田的弯弯曲曲的小径),但宽度仅有几个犁沟。在指定的时间,通常是每年或每半年一次,那些狭长土地会根据需求、肥力、劳动力等因素进行再分配。再分配的方式各不相同,要么取决于份额、要么取决于成年男子的数量、长者的公会,或许是村庄的首领。毋庸置疑,此过程牵涉到形形色色的不成文规定及大量论争,但结果是,那些狭长土地得以再分配了。

在乡村内部以及相距二至四公里的乡村之间,集体活动在所难免,因为在自然和社会灾难面前,单个的个体无能无力,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合作并相互帮助。^③因此,在父权制家庭中呈现出来的高度灵活的亲属关系至关重要。无论是对小组耕地、播种还是收获而言,更深入的因素乃合作劳动的优势。最后,拥有其首领及长者公会的乡村公社作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团体,亦

① Knight,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122—123.

② Wilkinson, "The Tell: Social Archaeology and Territorial Space", 56—57; Tony Wilkinson,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Dry Farming States in Upper Mesopotamia", *Current Anthropology* 35, no. 1 (1994); J. J. Casan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s in Settlement Systems of the Northern Levan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12 (2007).

③ Igor M. Diakonoff, "Slaves, Helots and Serfs in Early Antiquity", in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m alten Vorderasien*. Eds. János Harmatta and Geörgy Komoróczy.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6, 66; David C. Hopkins, *The Highlands of Canaan: Agricultural Life in the Early Highlands*. Sheffield: Almond, 1985, 256.

会起到保护和防御入侵者的优势作用。我们可以按照罗伯特的意见，把这三个因素分别描述为共识集体性、节约集体性及执行集体性。^①

显然，这种以劳动力、土地和产品的分配及再分配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几乎无暇顾及来自那些人的不合理要求，他们试图从中提取要么是残酷的掠夺形式要么是较为礼貌的形式（税收和纳贡）。只要有一点点机会，生存一存活的主体就会回归其首选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模式。这就是古西南亚研究中被称作“危机”的核心经济制度。其实如我所言，它是曾摆脱了外部压力的高度稳定的基础。大帝国及小帝国的“灭亡”和“危机”对那些生存一存活的乡村公社而言，显然并非危机。

（何桂娟 译）

作者罗兰·博尔，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哲学与宗教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访问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与圣经批评。译者何桂娟，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邱业祥 编）

^① Brian Roberts, *Landscapes of Settlement: Prehisto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1996, 35—37.